



要见马杜罗?特朗普这是几个意思



地球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9日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会考虑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面,而且声称对方也希望如此。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冒出这个想法了,早在2018年他就曾表达过对与马杜罗会谈持开放态度。

22日,马杜罗也给出了回应,称愿意与特朗普面对面坐下来对话,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此外,马杜罗还“适时地”举了个例子,他2015年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就曾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时间会晤。

不过,特朗普22日当天改口称,与马杜罗会面的唯一可能是讨论其“和平交权”问题。美委两国最高层接触的可能性,就这样再一次还没开始就基本结束了。

其实,特朗普上次冒出与马杜罗会晤的想法时,实现的可能性远比现在要大得多。2018年5月,马杜罗赢得大选成功连任后,虽然委国内反对派不承认这一结果,但美委关系至少还没彻底闹翻。但到了2019年1月,随着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封总统”,并得到美国和部分国家承认后,美国与马杜罗政府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

为迫使马杜罗下台,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进行了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政策,甚至一度考虑发动军事入侵行动。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马杜罗政府展现出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力。到了去年下半年,瓜伊多越来越像个美国扶不起的阿斗,其在委国内政治角力中败下阵来,两次未遂政变均被挫败,甚至委反对派阵营爆

出欲抛弃瓜伊多另寻可靠人选。

今年5月,马杜罗政府挫败一起政变图谋,抓获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多名自海上入侵的雇佣兵。

这次事件背后关联一名美国退役军人以及瓜伊多,但特朗普政府否认与之有关。美委关系发展至此,再提与马杜罗会谈,实现的可能性已然很低。而且,马杜罗的回应又将了特朗普一军,他知道特朗普绝不会与自己“相互尊重”。特朗普随后改口只谈下台问题,也暴露了这一点,对话大门压根儿就没法打开,双方不在一个频道上。

特朗普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其新书中披露,特朗普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犹豫不决。换句话说,就是特朗普政府对委政策摇摆不定,这也印证了特朗普在会晤马杜罗问题上的说法缘何一再变化。

此外,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敌对环境”的变化,也是其无法忽视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近一段时期委内瑞拉与伊朗之间的高调互动。

受美国制裁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委内瑞拉近期出现了严重的汽油危机。危难之际,产能过剩但同样受美国制裁的伊朗伸

出援手,5月下旬至6月初,伊朗先后派出5艘油轮,不远万里深入美国“后院”,向委内瑞拉送去150万桶汽油和炼油相关的化学制剂。

之后,一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伊朗飞机又在6月8日飞抵委内瑞拉,本周初,又有一艘装载食品的伊朗货轮抵达委内瑞拉,“万里送油”之后又“万里送粮”。这些行动都是在美国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但美国对此只是放放狠话,至今没见具体的干扰行动。

伊朗放话,只要兄弟般的委内瑞拉需要,类似的支援行动还将继续。甚至,连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也明确表态,愿意向委内瑞拉出售汽油,“以人道主义方式提供援助,任何人都无权压迫别人”。

作为同遭美国制裁的难兄难弟,委内瑞拉和伊朗原本就不错的双边关系因反美而进一步加深,以实际行动证明特朗普的施压政策不好使,还实现了各取所需——委内瑞拉获得急需的燃油,伊朗卖出去一些库存燃料,又在美家门口

恶心了特朗普一回。

特朗普只谈马杜罗下台问题的表态,显示出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尴尬局面自己搞出来的对峙骑虎难下,想寻求改变,却又不情不愿。马杜罗给出的回应也别有一番滋味,他专门提及2015年与拜登之间相互尊重的会谈,后者已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近期在全美民调中支持率大幅领先特朗普。

在美国大选在即的背景下,马杜罗这是借拜登来变相施压特朗普。其实,对伊朗来说,历史性伊核协议恰恰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达成的,是奥巴马时期的重要外交遗产,时任副总统拜登对此的立场不言自明。

如今,委内瑞拉和伊朗抱团取暖、共克时艰,似乎也是在观察和等待,看看11月初美国大选之后白宫会否易主。而对特朗普来说,大选之前愿意见马杜罗的说辞只是过过嘴瘾罢了,对外关系上不太具备搞这么大动作的空间和时间。

欧洲版的“表情包笑佛”

一种独特的高贵乃至神性。

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西欧人也是这样想的。那些出土的纯白大理石雕,令他们见识到了一种特殊的古典美。在此之前,欧洲中世纪的艺术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似,相比于形体而言,都更追求色彩,因为对于生活在化学染色工业还不存在的古代社会的人们来说,色彩所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显然更直接更有效。

但大量发掘出土的单色古典雕塑给了西欧人以启发,相比于色彩,这些雕塑的形体给人带来的震撼更为持久;相比于夸张和浮艳的色泽,朴素的纯美更加意蕴悠长。于是,一大批向其梦想中的古典雕塑致敬的文艺复兴雕塑家出现了,正是他们的创作推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但在文艺复兴的狂欢中,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真的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吗?但这种疑问在文艺复兴的狂热中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痴迷于纯色古典主义的美学家们

甚至开始将纯色主义理论化。比如18世纪的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就写了大量著作阐述这一观点,他的名言“颜色也许能增进美丽,但颜色本身不是美丽”曾一度被欧洲各大艺术院校奉为金科玉律。

随着考古的进步,欧洲人慢慢也开始发现不对劲了。比如到18世纪中叶,古罗马的庞贝古城被发现,古典艺术的“铁粉”温克尔曼闻讯立刻跑去意大利,想看看保存更完好、更原汁原味的纯色雕塑。但到了地方,他却失望地发现,庞贝发掘出的大量雕塑居然都是五颜六色的,那些皮肤蜡黄、衣着艳丽、洋溢着农家乐审美气质的神像实在太毁这位美学家的三观。但温克尔曼很快找到了自圆其说的办法,他坚称,这些雕塑不是古希腊传来的,而是纯白的希腊雕塑在到达罗马后,被当地土著的伊特鲁斯坎文化侵染后造成的结果。

这个颠倒黑白的奇葩解释,又帮着欧洲的“古典控”们多撑了两百多年门面,在此期间,对于那些不时发掘出的上过色的古希腊

雕塑,发掘者或收藏者一般都会任其暴露在空气中氧化褪色,甚至用特殊药剂擦洗掉上面剩余的残色——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博物馆是不会收这些作品的。

现代考古技术让欧洲人最终不得不认清现实,通过对雕塑上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人们终于承认那些古希腊雕塑上原本是着色的。1982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古典学者阿尔弗雷德·埃摩森发表论文,以翔实的论据打碎了西方对古希腊纯色雕塑的幻想。在文末,他特意指出:“人们对习自文艺复兴大师的古典作品的维护是如此强烈,这些作品对古代色彩不经意的毁灭,已经上升为一种特殊功绩,并且荒谬地与最高级艺术的理想品质相联系。”

但奇怪的是,古希腊、古罗马雕塑曾是染色的这个事实,很快成了业内“不能说的秘密”,专业史学家们虽然已经达成共识,但很少去拿它“打扰公众”。

自2003年起,艺术史家兼考古学者布里克曼夫妇开始搞一个

名为“有色的神明”的艺术展,他们用石膏重制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像,并且涂上了接近原貌的色彩,力图为人们还原一个真正的希腊艺术。从起步以来,已有超过300万观众参观。但这个展览在引起极大轰动的同时,也遭到了几乎同等量级的反对,主流艺术史家抱怨这些色彩艳俗的复制品简直像“变装者在拦出租车”,甚至质疑这对夫妇是在哗众取宠,以摧毁人们对古典艺术的美好印象为代价博取自己的名气。

所以,直到今天,主张以色彩复原希腊、罗马雕塑的学者依然是极少数,大多数有点审美情趣的西方人都主张让这些雕塑还是保持素白的原色为好。

虽然知道断臂维纳斯曾经有过双臂,甚至被粉上过漆彩,但没有人会打着“整修”的名义,重新让她浓妆艳抹,更不会为她安上俩姿势搞笑的手臂——因为在历史的积淀中,那素白和残缺也已经成为艺术品的一部分,但凡有点审美情趣的人,就不会试图去破坏它。

出国留学 | 雅思托福培训 | 国际学校招生说明 | 海外移民 | 海外置业 | 出国金融理财

你本与众不同
成长不止一种选择
第38届山东国际教育展盛大启幕

主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承办: 天一会展

时间: 2020年7月11日 9:00—15:00

地点: 济南鲁能贵和洲际酒店六层宴会厅(历下区天地坛街3号)

咨询电话: 0531-85196195 / 85196575 / 85196197 / 85193855